



江殇

◎ 漂漂 著

这一刻，我编织的所有美好梦想碎了，像是一个美丽的花瓶从一个很高很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摔成了一堆彩色的碎渣，散落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

海天出版社

◎ 漂漂 著

江龍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颜 / 漂漂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ISBN 7-80697-528-4

I.红… II.漂… III.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63646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装帧设计: 王国宝

责任技编: 陈 炯

责任校对: 李 红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

字数: 220千 定价: 2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子 谜 1

如果一个特别的女人，你遇见过三次，在三个不同的季节，三个不同的国家，那你和她不能不称之为有缘。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林紫馨。

第一章 患了忧郁症的女人 13

在狂风掀起的三米高的浪花中，他，又一次向我扑过来了，如同十年前，在那个雨后的山崖。他扑来的样子依然像是一只硕大的黑色章鱼，喷着毒汁，从四面八方舞动着强壮有力的爪子。

第二章 寂寞的蓝色海岸 27

这座名叫耶尔的小城，在法国南部默默无闻，可它却是蓝色海岸最古老的旅游胜地，当年维多利亚女王就经常来这里度假。在 18 世纪，只有尼斯才能和它媲美。现在来这里的外国游客不多，“叮叮”是我生活中的唯一。

第三章 平静中的涟漪 37

我从来没有妒忌过二叔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但每次提到他的女儿佩琳，这位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子，我心里总

有一种酸溜溜，火辣辣的烧灼感。

第四章 飞往拉斯维加斯 47

在这座色彩斑斓的城市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人感到奇怪的。这些每天晚上搂着或是老，或是丑，或是大腹便便，或是瘦如干柴的男人睡觉的漂亮女孩们，现在终于可以去看看健美男人的裸体，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第五章 赌城奇迹 58

我向来不喜欢随便跟陌生女孩子搭腔的男人。孙耀阳的手大而有力，握住我的手时，我心里禁不住微微一颤。他的脸上始终是挂着笑容的，这使我终于发觉为什么他会让我觉得与众不同。

第六章 微笑，威尼斯 75

这果然就是特有的威尼斯风情，多么美妙和奇特的风景。只可惜，蓝天上的云彩永远不会飘动，因为没有风吹过，空气也是混浊的，人工制造的河水更不会泛起波澜。假的东西永远都是假的。

第七章 诅咒 90

佩琳天生就有一张和她母亲一样美丽的脸，这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意的微笑。如果说，几秒钟前，我还在怀疑自己的报复计划是不是很不应该，而这时她脸上幸福和满意的微笑，就成为我实施计划的助燃剂。

第八章 穿上水晶鞋 102

在他双臂的环围中，我变成了一艘没有烦恼的白色帆船，

在一个英武船长的指挥下,在地中海无比蔚蓝的海面上轻快地航行。屋里飘起的歌声风一样吹动着我的风帆。我紧闭着双眼,这种美好的感觉使我不舍得把眼睛睁开。

第九章 灵与肉的碰撞 110

身体里几秒钟的快感消散得无影无踪,我突然害怕起来。自己刚才那演戏般的报复一定是魔鬼附身。我忽然觉得对不住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是被一个女人利用的男人,也对不住另一个无辜的女人。我准备赶快溜走,像生活在阴沟里的老鼠那样。

第十章 圣诞北京 125

“我们难道不纯洁吗?雪落下来是洁白的,可是被人踩过,被车碾过也就不再纯洁了。过不了几天,就会变得像垃圾一样恶心。”叶子愤愤地说。

第十一章 游荡沉迷 142

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很早就决定等过了三十岁就去荷兰进行安乐死,因为那个种满鲜花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执行安乐死的地方。能够安安心乐地死去,这应该是所有人一生中乞求而得到的最后一个幸福。

第十二章 海水,火焰 152

波光粼粼的海面放射出无数的诱惑。身体里的酒精在我体内燃烧,这种热量继而转化成一种动力,这是种临近发疯的感觉。我开始脱自己的衣服,首先脱掉白色带着碎花的连衣裙,接着是乳白色的内衣和内裤。我慢慢向海里游去。

第十三章 阳光灿烂的日子 168

我的生活在一夜之间,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像一只停了很久的挂钟重新上足了发条,有节奏地“嘀嗒”起来。那灰暗的过去已经被我套上一件镶了金边的彩色外衣,我情愿成天都披着它。

第十四章 再见,我的爱人 179

我们对视了一分钟,他这才走进海关。我转过身去,从包里掏出一封信,那里面讲着我真实的故事,本来想今天趁他不注意时塞进他的包里,我怕他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做。曲终人散,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由于男主角的离开而要结束了。

第十五章 一场交易 190

一块小小的蓝色菱形药片,让这个接近年迈的老人重新有了几分钟的活力,恢复了他年轻时的激情。只是这场战争的对象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战场在一张柔软舒适的床上。

第十六章 破 碎 201

二叔一把搂着我,慢条斯理地对耀阳说:“因为她是我的女人。”这一刻,我编织的所有美好梦想碎了,像是一个美丽的花瓶从一个很高很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摔成了一堆彩色的碎渣,散落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

第十七章 一个女孩的故事 212

她用一双仇恨的眼睛看着他的继父,那股力量使她猛扑向他,她看到他身体不远处是一个小山崖,她想和他一起掉下去同归于尽。他没有想到她会扑过来,在他眼中,她连一只羽毛未

丰的小鸡都不如。

第十八章 爱在生死 222

“你记得丹麦吗？那个古朴的小镇，安徒生的故乡，我们那天路过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石头建成的小教堂吗？我们去那里举行婚礼好不好？”我听到了耀阳童话般的声音。

第十九章 黑色的九月 236

我终于有了自由，拥有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可是，2001年9月11日，我和耀阳突然失去联系，没有想到那场震撼世界的灾难，竟然会降临在一个与之毫不相干，区区弱小女子的身上。

第二十章 魂断纽约 250

来到纽约，我加入到寻亲的行列当中，寻找着我的耀阳，但是没有结果。自由女神手中的自由之火虽然在燃烧，可是我不是一个自由快乐的新娘，而成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

第二十一章 一个人的婚礼 264

一枚刻着 L. Z. X 三个字母的金戒指从海面上逐渐沉到了海底，它落到了一块岩石下面，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海面漂浮着一束鲜花，那是新娘的花束。它向海中央飘去，越飘越远。

尾声 觅 271

我拿起了随身一个很小的旅行箱，用目光跟我心爱的城市道别，有一丝留恋，却不再犹豫和彷徨。我急匆匆地过了海关，身体里因为多了一份从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得到的力量而更加温暖和坚强。

谜

如果一个特别的女人，你遇见过三次，在三个不同的季节，三个不同的国家，那你和她不能不称之为有缘。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林紫馨。

/

第一次碰到她，是2001年冬天。

新年刚过，我们同乘一趟飞机去巴黎。她坐在我旁边，一个靠窗的位置。

这是一个身体纤细，一身黑衣的女人，柔软飘逸的长发上戴着一顶白色窄边的软帽。

当我走到她旁边的时候，她侧着头，目光始终盯着舷窗外边，看着那些忙忙碌碌往飞机上装行李的工人。

我放好行李，在她身边坐下。她这才转过头来，五官精致动人，尖尖的下巴，大眼细鼻梁，透着江南女子特有的秀美。那天，她的脸

上脂粉未施,皮肤白皙,面容略微有些疲倦,苍白中带着清纯。

我热情地冲她一笑:“你好!”

她嘴角微微一动,算是打过招呼。

她的神情宁静,让人觉得甚至有些冷漠,纤长浓密的睫毛衬托出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幽然深远的眼神里带着几丝忧郁。

她的脸继续侧向窗外。外面很冷,舷窗结了层白色透明的冰凌。

几个工人身着厚厚的深色羽绒服,一边装行李,一边说笑。尽管什么也听不到,但觉得他们张大嘴笑得很开心。她看得很入神。

飞机上了天,她的头还是侧向一边看着窗外。天气阴冷,外面除了白茫茫一片,枯燥乏味,找不到称得上风景的东西。她一定有什么心事,想着什么人。我猜测着……

“你去巴黎吗?”我对她产生好奇,没话找话。我是一个爱说话的人,长途旅行,常常喜欢和邻座的陌生人聊天,一是打发寂寞,二是觉得每一个陌生人都有故事,都会给我带来灵感。

她点点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戴好耳机后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显然,她不爱跟陌生人说话,更不愿意在万米高空之上受人打扰。我不再跟她说话,随手翻开一本杂志看了起来。

空中小姐送来午饭。她礼貌地说了声“Merci”(法语:谢谢),很斯文地用塑料刀叉吃着鱼、煮烂的菠菜和土豆泥,然后是水果沙拉。吃饭的时候,她也没有把耳机摘下来。吃过之后,她把帽子拉低,闭上眼睛在那里休息。

我偷眼打量着她,她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休息过一会儿,她坐起身,眼睛又是一动不动盯着舷窗外的一片苍茫。

机舱里有人聊天,有人听音乐,也有人看电视,唯有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是山谷里的一只野百合。

她盯着外面看了一会儿,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飞机上的

音乐频道又过于单调,就摘掉耳机,从包里取出一本书。我瞟了一眼,是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她翻了几页,思考着什么,目光又与宇宙间的苍茫融合在一起,像是一种习惯。

直到飞机平安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我们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飞机在地面上高速滑行,我的目光无意中和她再次相对。这次只是轻轻冲她一笑,也许是因为到了另一个国家,她感到了解脱,也冲我轻轻一笑。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像刚盛开的兰花上映了道彩虹。在这瞬间,我感到,她其实是一个脸上挂着冰的可爱女人。

下了飞机,没有来得及道别,她就融化在机场大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见踪影。

第二次碰到她是半年后,在摩纳哥,蒙特卡罗赌场。

夏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法国南方度假,在这里只停留一天,白天挤在游客中浏览美丽的市容,晚上慕名去参观赌场。

进了赌场 casino 大厅,这里的豪华古典让我感到无限压抑,这不应该是我们这个年纪来的地方,我更喜欢海滩上碧空绿水间的自由奔放。

往外走的时候,我看到了她。

她正从大厅门口进来,穿着一件白色真丝无袖旗袍,上面绣着淡紫色蔷薇花。长发高高地盘起。她脸上化了妆,仍然是清新自然的那种。比起上次,精神了许多,擦了胭脂的脸,不再苍白。

在旗袍的勾勒下,她的身材比起半年前略显丰满。白色的细高跟鞋,精巧的钻石耳环,与之相配的钻石项链,在水晶灯下璀璨夺目。

我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拥有特殊气质的女人常让我过目不忘。上一次她是兰花,这次却是玫瑰。我没上前和她打招呼,因为她身边还有一群男人。

她挽着一个将近六十岁的男人,那个人身材瘦小,戴着一副沉闷的黑边眼镜,穿着笔挺的西服。虽然气派不凡,但明眼人也能看出是从国内来的。她很亲密地和这个人走在一起,和他轻声说笑。在这群人,他显然是主角。她的旁边还有四五个人,一个有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还有几个年轻男人。

她的样子像极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矜持夺目,Casino 大厅里洋人的眼光都禁不住落在她身上。

这群身份特殊的客人被脖子上系着领结、穿着礼服的男服务生毕恭毕敬带进了旁边的一间 VIP 房,那里早就准备好了香槟。

我一直看着她,只是怀疑她并没有认出我。当她要走进 VIP 房的时候,头转向我这边,应该说是有意的,她用眼光向我打了个招呼。这一次是她先冲我微笑的,她人虽然精神了很多,但眼神依然忧郁,还多了层无奈。

VIP 房间的门关上了,她像是去了另一个世界。

“你认识那个女人?”身边的朋友问我。

“不认识,只是碰巧坐过同一架飞机。”

“她怎么会在这里?”我自言自语。

“这种女人,”朋友嘴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北京多的是。这年头,傍大款的漂亮女人太多,只是那人年纪也太大了吧。”

“她好像不像是那种人。”

“不像?”朋友接着说,“这年头,越是坏女人就越装清纯。”

“有的东西是装不出来的。”

“好吧,那你就把她想像成出污泥而不染的那种,或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朋友不再和我争辩,拉着我走出了 Casino。

不知为什么,在以后几年的旅行中,我有时会想到这个女人,花一般的美,谜一样诱人。

三年后,我回到北京。

几年在外的飘荡让我身心疲倦。对于人生,我很困惑。

春天的北京很可爱,我不想错过天安门广场边玉兰花的开放。

儿时的朋友、同学,很多都已经结婚,纷纷邀请我去拜访他们。

鲜花和红酒一向是我喜欢送人的礼物。上好的法国红酒从机场已经买了不少,只是不知从哪里能买到最漂亮的鲜花。北京每年都在变化,变得使我感觉自己不再像是北京人。在外几年,除了一口的南腔北调,对北京多了什么,少了什么一概不知。出门逛街,总是要有朋友陪着,才能买到最好的东西。

我问表妹,应该去那里买花。

她毫不犹豫地,去“Mimosa”吧。

“Mimosa?”这个花店的名字很特别,但我却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

“Mimosa”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及南部蓝色海岸常见的一种花,从十二月底到来年三月,成片地盛开在山上,黄艳艳的,散发出香味,象征着生命和阳光。我一下子想到了在尼斯度过的那个温暖冬天。虽然花名翻译成中文可以叫做含羞草,但它却的确不是草,而是由一朵朵圆状小茸花组成的花,叶子倒是有些像草,又细又长。

我慕名来到这家花店,和表妹描述的一样,这是一家极有品味而且时尚的花店。

推开玻璃门,眼前一亮,像是艾丽丝掉入了梦幻世界。满室各色花卉,添美弄娇。地上摆着宽叶的绿色热带植物,盆里盛开着淡雅兰花,桶里插着五颜六色的郁金香,透明的玻璃冷柜里是大朵大

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这里不光有常见的大红、艳黄、粉红,还有少见的橙色,甚至有白色。

店内,空气温暖清新,身处色彩缤纷的红花绿叶中,顿觉陶醉。

我好奇地在店里左看右看。店中央还摆着一只两米长,一米宽的巨形鱼缸,一群五颜六色身上闪着光的热带鱼在水草珊瑚间快乐地游动着。

店里优雅的音乐声不高不低,恰到好处。耳边响起的轻柔歌声原来是 Celine Dion,使我对这里的亲切感又平添了几分。比起她所唱的英文歌,她富有磁性的嗓音,是对性感法文歌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我常常会在巴黎街边的小店里,伴着她的歌声购物。

除了花,临窗的一角,独具匠心布置成一个小小的咖啡吧,三四张圆形的小桌子,配着小巧的椅子,这也是法国街边咖啡店里常见的那种,镂空雕花,古典优雅。椅子的坐垫上印着黄色含羞草花的图案,和桌上同样图案的桌布相映成辉。每张桌子还摆着一个细长的玻璃花瓶,里面插一支黄色的玫瑰。

这里的咖啡是自助式的,只要轻轻一按即可从咖啡机里得到你想要的咖啡,不光是普通的黑咖啡,还有 Cappuccino 和热巧克力。店里空出来的墙壁上还挂着几幅风景油画,都是印象派的,有莫纳那幅出名的“日出印象”,还有他的睡莲系列。我也喜欢莫纳,一个爱花的人。他大胆的笔触可以让甚至不协调的色彩像马儿一样狂野不羁地奔驰,在虚幻和真实之间,让人感受到想像力和生命力的交错。

在花团锦簇中,我看花了眼。

收银台前,两位店员正忙碌着,一个帮顾客包花,另一个在收钱。

“你想买花吗?”一个悦耳的声音在身边响起。不知何时,我的

身边走来一位年轻女人，齐肩的长发，一身淡粉色套裙，像是一阵春风，轻柔地融入在花海。我注意到，她脖子上戴着一串粉红色的水晶项链，是国内少有的款式，在店内灯光的折射下晶莹剔透，闪闪发亮。

她好像读懂了我的心事，热情地向我介绍：“你买花是送朋友还是送亲人？不同的花有不同的用途和含义。如果是送年轻人，这种玫瑰和百合最受欢迎，年纪大一些的则更喜欢兰花还有郁金香。”

“是朋友结婚。”

“那我帮你配成一个花束吧，现在最流行的。”她手脚麻利地抽出几枝深红色的玫瑰，再配上几枝百合和一束绿叶，“这款‘顺心如意’你看怎么样？”

我听着她的话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另一个女人，除去眼神里的忧郁和无奈，她们的眉目惊人相似。

“好像有些单调。”我说。

她将手里的红玫瑰和百合放回水桶，又从旁边的水桶里数出十二枝粉玫瑰，转身配上几束蓝色的勿忘我、黄莺以及有绿叶的点缀花。“这款叫做‘情意绵绵’，它富贵高雅，送给新人最合适不过。你看，红色和蓝色组合在一起富有个性，花色对比强烈却又和谐自然。”

她手里的花的确漂亮，我点了点头。

她拿着花束来到柜台，取出一张很漂亮的银色皱纹纸：“这种纸是我们特意从日本进口的，情人节刚过，没剩下几张了。”

她帮我用心地包着花，像是在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我很喜欢你这里的情调，浓浓的法国味。”我感叹道。

她轻轻一笑，眼里透出一丝骄傲，有些欣喜地说：“怎么，你也喜欢法国吗？”

我点了点头：“是呀，没有想到还有人会和我一样喜欢普罗旺斯的 Mimosa。”

她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忧郁，就是这一点点变化，使我鼓起了勇气问道：“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她收起了笑容，仔细打量着我。比起三年前，我成熟了很多，想要做些改变，甚至将留了很多年的长发剪掉。

“是你！”对视几秒钟后，她认出了我，惊喜地说：“你就是和我同机的那个女孩，如果没有认错的话，我们还在摩纳哥见过面。”

“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再次相见。”我仔细打量着她，“你变了，真的变了，刚才真是不敢认你。”

她现在看上去像是一朵荷花，带着荷花般的笑容。

“你不是也变了吗？”她看着我的短发，“成熟了不少。”

谈话间，从店里间跑出一个小男孩儿，嘴里喊着“妈妈”，径直扑进她的怀里。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用彩笔画好的画，上面画着一个正在驾驶飞机的飞行员。

“妈妈，你看我画得好看吗？”他把画递给她。

她手里拿着这张充满幻想的画，脸上自然流露出一個母亲幸福的笑容，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结婚戒指。

她慈爱地抚摸着小男孩儿柔软的头发：“思阳画得真好！你长大肯定能当一个飞行员。”

我心里一阵感动，又是一丝淡淡的酸痛，怎么身边所有的女人都心有所归，幸福地为人妇。

这个叫思阳的孩子抬眼看着我，他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我冲他一笑，轻轻招了招手，他有些不好意思，冲我一笑，转身跑回里间。

“你的孩子真可爱！”

“谢谢，他很聪明。不到三岁，就已经能认字了，还喜欢画画。”

她像天下所有母亲一样由衷地称赞着自己的孩子，“只是见了生人还有些害羞，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个漂亮阿姨。”

因为赶时间，我只好和她告别。

收钱的时候，她给我打了六折。



在北京的这一个月，我常常去 Mimosa，或是买花，或是喝咖啡，更多的时候是来找她聊天。

三月，北京的初春，常常是艳阳高照。

坐在靠窗的一角，在洁净的空气里品尝着一杯苦中带甜的咖啡，看着鱼儿轻盈游动，我会伴着动人的法文歌读一本很久以前就想看的书。在这个花香四溢的乐园里，透过一层大大的玻璃窗，欣赏外面的车水马龙，心情自然是轻松愉悦。

天注定，我和这个叫林紫馨的女人成为了朋友。

因为要打理两个店的生意，还要照顾孩子，紫馨很忙。但她却常常忙里偷闲地坐下来和我喝杯咖啡。我们年龄相仿、兴趣相仿，可以天南地北地大聊一番。

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我这才知道她原来是个单身妈妈，并不是我想象中有个疼爱她的丈夫。她说，她唯一爱过的那个男人已经死了，她也不准备再嫁，现在一个人带着他们的孩子生活。

反正闲着没事，我跟她学着插花，制作用来装饰的干花。

她给我讲各种花的来历、选购及保养，完全是一个鲜花专家，她还喜欢和我讨论赏花之道，如何欣赏花的“色香姿韵”。我到现在才明白，原来荷花和睡莲是两种不同属的植物。荷叶出水而睡莲叶多半浮水，前者结莲蓬和长莲藕，而后者则无。